

穿越不同时空，弱水三千，他们曾取同一瓢饮。
其中滋味，却各不相同。

名家

同题散文妙笔

Zhongwai Mingjia
Tongti Sanwen Miaobi

自然·万象卷

张昌华 汪修荣 编选

名家
同题散文妙笔

自然·万象卷

张昌华 汪修荣 编选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外名家同题散文妙笔·自然·万象卷 / 张昌华, 汪修荣编选. — 南昌:
二十一世纪出版社, 2011. 10

ISBN 978-7-5391-6962-0

I. ①中… II. ①张… ②汪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世界 IV. ①I16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1) 第 204149 号

中外名家同题散文妙笔 (自然·万象卷)

张昌华 汪修荣 / 编选

策 划 张 明

责任编辑 文 欢

出版发行 二十一世纪出版社

(江西省南昌市子安路 75 号 330009)

www.21cccc.com cc21@163.net

出 版 人 张秋林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

版 次 2012 年 2 月第 1 版 2012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开 本 720mm × 1030mm 1/16

印 张 25.5

字 数 340 千

书 号 ISBN 978-7-5391-6962-0

定 价 40.00 元

赣版权登字—04—2011—537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请寄本社图书发行公司调换 0791-6524997

中外名家同题散文妙笔 编辑委员会

主 编

张昌华 汪修荣

编 委（以姓氏笔画为序）

王 娟	王旭光	王耿磊	汪修荣
张 禺	张昌华	陈建国	陈洪波
欧阳旭	娄胜华	鲁 义	裴善明

近年来，散文中兴，各种散文选本如雨后春笋，层出不穷，蔚为壮观。但在编选的方法、形式上，诸多版本往往大同小异，所以，我们试图另辟蹊径，变换视角编选一本，于是，便有了这本《中外名家同题散文妙笔》。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同题散文，古已有之。但真正有意识地创作同题散文，大约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事。其中最著名的莫过于朱自清和俞平伯先生创作的同题散文《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》了。其后，有意而为者不乏其人，但大多未成气候，影响甚微。纵观中外文坛，同题散文创作基本上是一种不同作家无意而为之的自发创作行为。

不同的作家在不同的时间、地点、甚至以不同的语言创作同一标题的散文，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创作现象，也反映了作为文学作品的散文具有许多共同性，这也正是文学作品得以超越时间、国界、种族和语言的地方。我们觉得把这类同题散文汇集起来，对不同口味的读者、作者以及比较文学研究者，都是件有意义而且有趣的工作。它不仅表现了不同作家对同一标题散文的不同写法，而且也显示了，即便是同一标题的散文，在不同的作家笔下，也同样可以写出传世的佳作。

本书共荟萃近 300 位中外名家的约 820 篇作品，洋洋 150 万言。同一题目的散文，少则三两篇，多则十数篇。内容分为华美自然、纷繁万象、绮丽人生、真挚情感、生活琐记和浅谈杂说六部分。各部分的编排又大致遵循一个内在的联系，同一组作品的编排有着先外后中，由古及今的原则。考虑到中国古代的散文选本繁多，阅读也不便，故未收录。

需要说明的是，这里的问题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类题材，而是绝对的问题。个别作品由于翻译的缘故，题目不尽一致，在不损原意的前提下，做了适当统一。此外，为保证本书的质量，一些不太知名的作家作品，一律不选。

囿有学识，时间以及资料等诸多方面的限制，遗珠之憾和错谬之处在所难免，敬请读者批评指正。另外，我们还要借此机会，向本书所有的作者、译者和原出版者表示真诚的谢意。

华美自然

大自然(二篇)	歌德 屠格涅夫 / 2
季节(二篇)	井上靖 泰戈尔 / 5
春(五篇)	罗·瓦尔泽 纪伯伦 朱自清 丰子恺 唐弢 / 11
春天(二篇)	川端康成 希梅内斯 / 17
夏(三篇)	德富芦花 希梅内斯 纪伯伦 / 18
秋(六篇)	马拉美 纪伯伦 沈尹默 丰子恺 陆蠡 秦牧 / 20
初冬(二篇)	肖红 王蒙 / 28
冬天(三篇)	茅盾 朱自清 郭风 / 31
初雪(二篇)	普里斯特莱 普里什文 / 34
雪(九篇)	佩斯 泰戈尔 达·芬奇 鲁迅 梁实秋 巴金 鲁彦 靳以 张秀亚 / 38
雪夜(三篇)	莫泊桑 清少纳言 石评梅 / 50
风(二篇)	德富芦花 巴金 / 54
雨前(二篇)	罗黑芷 何其芳 / 56
雨(八篇)	土井治 克德岱尔 刘半农 郁达夫 谢冰莹 柯灵 周立波 王蒙 / 59
雨天(二篇)	泰戈尔 黑塞 / 68
雨夜(二篇)	胡·德·伊瓦尔沃罗 靳以 / 70
春雨(二篇)	梁遇春 缪崇群 / 73
暴风雨(二篇)	弗拉里斯 泰戈尔 / 76
黎明(三篇)	兰波 伍里采维奇 瞿秋白 / 78
晨(二篇)	高尔基 李金发 / 81
落日(二篇)	埃·本·古纳尔 井上靖 / 84
黄昏(五篇)	茅盾 何其芳 谢冰莹 吴组缃 季羡林 / 85
夏夜(二篇)	陆蠡 肖红 / 97
星(四篇)	都德 史密士 杨刚 许达然 / 100

夜颂（二篇）	诺瓦利斯 鲁迅 / 106
光（二篇）	陆蠡 丽尼 / 108
月光（二篇）	裴尔特朗 邦达列夫 / 111
雾（五篇）	蒲宁 普里什文 茅盾 叶灵凤 张秀亚 / 112
雷（二篇）	鲁彦 巴金 / 121
虹（二篇）	叶·诺索夫 茅盾 / 125
萤火虫（二篇）	许钦文 贾祖璋 / 130
蜗牛（二篇）	蓬热 列那尔 / 135
蟋蟀（三篇）	列那尔 陆蠡 吴秋山 / 137
蛙（三篇）	芥川龙之介 君绍 新以 / 143
青蛙（二篇）	列那尔 纪伯伦 / 148
蟹（二篇）	丰子恺 梁实秋 / 150
蜘蛛（三篇）	哥尔斯密 米什莱 普里什文 / 155
蝉（二篇）	许地山 陆蠡 / 160
鸟（二篇）	清少纳言 梁实秋 / 162
燕子（三篇）	杰奥·博格扎 柯兰 席慕蓉 / 165
雨燕（二篇）	夏尔 普里什文 / 168
海燕（二篇）	高尔基 郑振铎 / 169
麻雀（二篇）	屠格涅夫 陆蠡 / 172
小麻雀（二篇）	志贺直哉 老舍 / 176
云雀（四篇）	达·芬奇 列那尔 米什莱 贾平凹 / 179
天鹅（二篇）	布封 列那尔 / 183
鹤（二篇）	江口涣 陆蠡 / 186
夜莺（二篇）	麦斯特勒思 邦达列夫 / 193
母鸡（二篇）	列那尔 老舍 / 196
猫（二篇）	夏丏尊 郑振铎 / 197
牛（二篇）	叶圣陶 王西彦 / 204
狗（三篇）	老舍 梁实秋 巴金 / 210
两只狗（二篇）	伊索 克雷洛夫 / 214
狼（二篇）	布封 三好达治 / 215
狗与狼（二篇）	伊索 列·托尔斯泰 / 219
樱花（二篇）	茅盾 倪貽德 / 220
牵牛花（二篇）	志贺直哉 叶圣陶 / 224

牛蒡花（二篇）	列·托尔斯泰 米斯特拉尔 / 226
石榴（二篇）	纪伯伦 郭沫若 / 229
水仙（二篇）	贾祖璋 唐弢 / 231
树（三篇）	玛·格丽娜 梁实秋 王蒙 / 233
树木（二篇）	清少纳言 黑塞 / 236
红叶（三篇）	孙伏园 茅盾 倪貽德 / 239
落叶（三篇）	岛崎藤村 王蒙 贾平凹 / 243
绿（三篇）	朱自清 李广田 刘白羽 / 246
沙漠（二篇）	纪德 玛·格丽娜 / 251
泉（二篇）	伦·阿图 贾平凹 / 253
溪水（二篇）	苏雪林 陈晓蕃 / 256
池塘（二篇）	米斯特拉尔 贾平凹 / 258
湖上（二篇）	黎烈文 张秀亚 / 260
海（二篇）	许地山 王蒙 / 265
大海（三篇）	普鲁斯特 纪伯伦 基蓝 / 267
山（三篇）	福克纳 梁实秋 郭枫 / 270
山口（二篇）	蒲宁 赫·黑塞 / 277

纷繁万象

路（三篇）	缪崇群 葛子 张晓风 / 282
井（三篇）	希梅内斯 李广田 郭风 / 288
桥（四篇）	多田智满子 卡夫卡 郭风 琼瑶 / 290
火（二篇）	鲁迅 巴金 / 293
美（三篇）	史密斯 邦达列夫 纪伯伦 / 296
书桌（二篇）	叶圣陶 冯骥才 / 299
酒（二篇）	柯灵 贾平凹 / 308
窗（三篇）	钱钟书 靳以 张守仁 / 312
窗外（二篇）	奥·帕斯 梁实秋 / 319
歌声（三篇）	米斯特拉尔 朱自清 丽尼 / 323
静（三篇）	蒲宁 米斯特拉尔 贾平凹 / 329
灯（四篇）	米斯特拉尔 鲁彦 巴金 缪崇群 / 335
时钟（三篇）	波德莱尔 亚朗 高尔基 / 340

爆竹（二篇）	周作人 梁实秋 / 350
胡须（二篇）	莫里斯 梁实秋 / 353
脸（二篇）	邦达列夫 纪伯伦 / 359
风筝（三篇）	土井治 鲁迅 鲁彦 / 362
闲（二篇）	丰子恺 王了一 / 367
诗（二篇）	贝希尔 邦达列夫 / 375
诗人（二篇）	纪伯伦 高长虹 / 377
铁匠（二篇）	左拉 师陀 / 379
书（三篇）	博尔赫斯 朱湘 吴伯萧 / 388



自然！她环绕着我们，把我们拥抱在她的怀里：我们既离不开她，又无力更接近她。

——歌 德

大自然

[德] 歌 德

自然！她环绕着我们，把我们拥抱在她的怀里：我们既离不开她，又无力更接近她。尽管我们并未请求她，也未命令她，她却带着我们不停地跳舞而且舞步如飞，直到把我们弄得筋疲力竭，倒在她的怀里为止。

她无穷无尽地创造着种种新的形式，其中有：先前从未有过而现在才有的；过去有过而今没有的；一切都是新的，然而又永远都是旧的。

我们生活在自然之中，可对她又一无所知。她倒不停地跟我们讲话，然而却不泄露她的半点秘密。我们不断地对她施加影响，但就是无法勉其所难。

创造个性好像是她唯一的目的，可是她对个人又毫不爱惜。她不断地建设，又不断地破坏，她的工作场所是无法靠近的。

自然只是存在于她的儿女身上，但这位母亲究竟在哪里呢？她是举世无双的艺术家——她用最简单的材料造出了一个大千世界，真正是：无斧凿痕、美奂美轮、巧夺天工，且霓裳羽衣，袅袅轻装。她的每一件作品都体现出她自己的本质；她的每一个造形均独具一格，可是把她所有的造形合起来就一体天成。

她在上演一出戏，至于她自己是否也在观赏这出戏，我们无从知晓；不过她确实是在为近在咫尺的我们演这出戏。

运动和发展，是她身上永不枯竭的生命，可她总是万变不离其宗。她变化不息，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。她不识何谓休息，停滞不前，从逃不过她的诅咒。她的意志坚如铁石；她的行事悉遵章法，不逾矩，不违例；她的规律不可变更。

她有思想，她不断地思考；她不是像人那样思考，而是作为自然在思考。整个宇宙的意义她只让自己知道，谁也无从知晓。

所有的人都在她之中，而她又所有的人之中。她跟所有的人都友好地嬉戏，谁要是赢了她，她就更加无比高兴。然而竟无人知晓她跟人们在一块嬉戏，直到嬉戏结束，人们还不曾意识到有这样的事。

连最不尽情理的事那也是自然，连最不堪入目的俗物也有自然的一分才赋。谁若是不能随时随地发现她，那就根本发现不了她。

她爱她自己，她心里只有她自己。她把自己化整为零，为的是使自己自得其乐。她总是使她创造出来的新的事物都在她的身上找到乐趣，而且毫不吝啬地把自己贡献出来。

她喜欢幻想。若是有人把她自己或者别人的幻想毁灭了，她就会像最残酷的暴君那样给予惩罚。倘有人至诚地向她学习，她会把他视作亲生骨肉紧紧搂在胸前。

她的儿女不可胜数，对所有的儿女，她从不吝啬。不过，她有她喜爱的宠儿，对于宠儿，她大施恩惠，而且为了宠儿，她不惜种种牺牲。对于杰出的人物，她还举起盾牌来保护。

她的创造物都是从空无之中涌现出来，她既不告诉他们来自何处，也不让他们知道去往何方。他们只是走他们的路，而她却知道他们所走的路。

她行动的源泉固然寥寥可数，但是从来不曾枯竭；这些源泉总是川流不息，总是五光十色。

她演出的戏目总是新的，因为她经常带来新的观众。生命是她最好的发明，而死亡则是她使生命繁衍不息的妙策。

她把人笼罩在黑暗之中，可又总是促使他去追求光明。她使人依附于土地，所以人累赘迟缓，可她又偏要人行动利索。

她创造出需要，因为他热衷于活动。她如此轻易就得到了一切，真是不可思议！每一种需要都有它的益处，需要立即得到满足，又立即产生出新的需要。即使她给予的满足多到有可能成为欲望的新的源泉，她也很快就会恢复收支平衡。

每时每刻她都在作最遥远的旅行，而每时每刻她都到达了目的地。

她以肉眼看不见的演出来自娱，然而对于我们，她的演出都是极为重要的。

她使每一个儿童都来研究她，每个傻瓜都来判断她，可是成千的人从她身边走过，却什么也没有发现；而她却从所有这些人身得到乐趣，发现她的益处。

人即使是在抗拒她的规律的时候，也是在服从她的规律；人既反对她，又离不开她。

她的每一种赐予都是好事，因为首先她赐予的都是不可或缺的。她姗姗而来，害得我们望眼欲穿；她匆匆而去，为的是使我们不致对她感到厌倦。

她没有语言也没有文字，但是她创造出了能够感受和说话的舌头和心灵。

她的最高荣誉是爱。我们也只有通过爱才能同她接近。她使所有的事物各各有别，但所有这些事物却极力要融合在一起。她使每一事物互不雷同，其实正是要使它们融合成一体。她就用她那爱之杯里的玉液琼浆来补偿生活中的不胜烦恼。

她本身就是一切。她酬赏她自己又惩罚她自己；她从她自己身上得到喜悦，但

又感到苦恼。她既粗鲁又温柔，既仁爱又凶恶，既软弱又力大无穷。每个事物都永远是她的化身。她不知道什么叫过去或将来。她的永恒是现在。她仁慈为怀。我赞美她的一切创造。她又聪慧而又寡言。任何人都不能强迫她来解释她自己，或者恫吓她要她献出她不愿献出的礼物。她变化多端，但都是出于善意，所以最好是不要在意她的狡猾。

她本身就完满无缺，可是她还在追求那永无止境的完满。她现在是这样，而且永远都是这样。

人人看来，她都是借他们各人的形式来显露她自己的。她把她自己隐藏在千百种名字和称号之中，但她的本色却永远不变。

她把我置于这个世界，又要把我领出这个世界。我把自己寄托给她。她可以凭她的意愿来对待我。她不会厌恶她自己的作品。我并没有讲她什么。没有！什么是真，什么是假，都由她自己来讲。每一事物都是她的过失，也是她的功劳。

（程代熙 张惠民 译）

大自然

〔俄〕屠格涅夫

我梦见自己走进一座拱顶高大的地下大厦。整个大厦里流泻着某种也是地下的、匀和的光线。

大厦正中间，坐着一位身穿飘动的绿色服装的端肃女性。她一手支颐，仿佛正在沉思。

我立刻明白，这位女性就是自然之神本身。我一激灵，心里感到一种由崇敬而来的畏惧。

我走近端坐的女性，向她深深鞠了一躬。

“啊，我们的万物之母！”我惊呼道，“你在想什么呢？你是否在思考人类未来的命运？抑或是考虑着人类如何尽可能地达到完满和幸福？”

女性慢慢地向我投来严厉、阴沉的目光。她的嘴唇蠕动了一下，便发出钢铁般铿锵有力的声音：

“我正在思考的是如何让跳蚤的腿儿更有力量，以便它更容易逃脱它的敌人。进攻和防御的平衡已被破坏……应该恢复过来。”

“什么？”我低声嘀咕道。“你想的竟是这个？难道我们人类不是你心爱的儿女？”女性微蹙双眉。

“一切生物都是我的儿女，”她说道，“所以我一视同仁地爱护它们，一视同仁地消灭它们。”

“可是善良……理性……正义呢……”我又低声嘀咕。

“这是人类的语言，”这时响起铿锵有力的声音，“我既不知道善，也不知道恶……理性对于我决不是法典，再说正义是什么东西？我给了你生命，我把它夺走，赋予其他生物，赋予虫或者是人……对我都是一样……你还是防备跳蚤的袭击吧——别打扰我！”

我想反驳……可是周围的大地低声呻吟，抖动了一下，——于是我醒了。

（张守仁 译）

季 节

〔日〕井上靖

记得童年时候，我对季节的感觉非常敏锐。那幼时所感受到的韵味十足的夏天啦、冬天啦，如今都看不到了；春天、秋天也同样如此。小时候的那些地道的春天、秋天到哪里去了呢？

生我养我的伊豆半岛是个气候温暖、宜于居住的地方。每年只是飘飘忽忽地下两回小雪，道路被雪覆盖的日子未曾有过；所以，东北地区和北陆地区那种真正的冬天生活与这里无缘。虽然如此，但毕竟是冬天，仍感到严寒逼人。

每天早晨，我到流经庭院角落的小河边洗脸，那河边放着的洋铁桶和手提木桶里都结了冰。即使今天，我一回想起童年的冬天，最先浮现于眼前的是洋铁桶、手提木桶及置放在厨房沓瓮里的水缸中浮着冰块的水色。不说结冰时还是没结冰时。水都呈现出幽幽的青黑色，非常寂静，犹如那种排斥一切的死寂。现在，再见不到那种水色了。至于洋铁桶、手提木桶和水缸里的水是真的呈现出青黑色，还是仅仅有那样的感觉？这点，我也弄不明白。然而，今天想起来，我幼年时是把它看做严冬的象征的。

我的高中时代在金泽度过。虽然只有三年光阴，但也了解了雪乡的生活。当时，父亲供职于弘前师团，我也就对弘前的冬天生活略有所知。可是，那里全无我童年

时候在伊豆所熟悉的严冬的滋味。这恐怕只能说明我稚嫩的心灵已感受到了冬天最本质的东西，它纯洁得纤尘不染。

多年前，我乘飞机越过北极上空，想起了童年每天都要与之相处的那种青黑色的水。透过重重云层，有时会在令人畏缩的下方看到一块一丁点儿大的海洋。那一片小小的海的颜色，如同小时候从水缸中窥视到的水色一般，使人感到在那里也只有严寒；我童年的冬天正是隐匿在那无底的深渊之中。

在伊豆，早的话，梅花于一月底开，一般得进入二月份，梅花才开始绽放那雪白的花朵。我家的庭院里也有很多梅树。其中有几棵老梅树。我是从少年时代起喜欢梅花的，这大概是因为早春这个季节很容易触发少年人的多愁善感吧！五十岁后，我越发喜欢这种花了。如今，我已经觉得，梅花和梅花怒放的季节，对我有着一种任何其他东西也不能取代的特殊的感情。

童年时代，我好像对花这种东西毫不关心。不论是梅花，还是樱花，在我的记忆中没留下任何美丽的印象。不管眼前开着什么花，我几乎是视若无睹。现在，我有两个孙子，一个八岁，一个五岁，他们对花也毫无兴趣；即使让他们站在盛开的樱花树下，或带他们到玫瑰花的花坛前，他们照样一点不动心，假如旁边有上一只狗什么的，他们马上会对那只狗发生兴趣的。

小时候对梅花的印象，我已不记得什么了，但是有人让我闻梅花香味的事，至今记忆犹新。

外祖母有个远亲住在伊豆半岛的西海岸，这个人每年要到土藏来两三次。他是中年男子，每次来，总要把我抱起来，或用双手把我高高举起，他成了我的伙伴。仅仅因为这点，我对他有了特殊的好感。他一到来，我就感到快乐。

有一次，他带我在庭院里走着，到有梅树的地方，他就把我抱起，把我的脸贴近梅花。

——有香味吧？

——嗯。

再走到别的树下。

——那么，这梅花怎样？

——真香。

——说得太好了！真的吗？

我想当时是有过这样的对话吧。由于这种缘由，我不知不觉地养成了一种习惯：看到梅花，就会把脸靠上前去。现在也如此。院子里的梅花才绽放，我就时常去闻它的香气，倘若身边有小孩，我也会把他抱起来，让他闻闻梅花的香味，就像从前

自己被别人抱着去闻梅花的香味一样。一想到我今天抱起来的孩子在将来可能会像我一样记住当初的情形，就有一种乐趣。虽然这是笔很难逆料的赌注。但就我的心情而言，像是在那些幼小的心灵中埋了一颗定时炸弹——梅花香味。

——有香味吧？

——嗯。

诚然，孩子的脸上会显得疑疑惑惑，但我想他也许会意外地记住这件事的！

我有两个充满春天气息的回忆片段。

其一，是在春天天宇泛白的黄昏，我和外祖母看马在露天浴槽洗澡。在叫做西平的公共浴室附近，造有一个方形的二尺深的浴槽，里面灌满了从西平浴室排出来的热水。当然公共浴室是造在房子里的，浴槽建在露天。这是周围一带的农民们为洗濯农具而建造的。勾起我回忆的舞台也许就是它吧！

外祖母带我上西平浴室沐浴之后，总要领我去不远处的露天浴槽看马洗澡。马儿在浅浅的浴槽中伫立着，一个男人用洋铁桶朝它身上浇着热水，还用稻草、麦秸什么的在马的身上擦。当初只是看看热闹而已，却在记忆中留下了朦胧而又明亮的色彩。不知是否确实是春天的黄昏，然而，天宇泛着白光的春天黄昏的那种气氛，一直洋溢在这记忆的片断之中。这也许是因为我同外祖母在露天浴槽附近的石头上，出神地凝视那普普通通的给马洗澡的缘故吧。

其二，也是关于我和外祖母的事，是我们俩一道带着祭品去离家不到十分钟路的地方，参拜被称作“樱花地藏”的地藏菩萨的回忆。

樱花地藏坐落在通往长野的途中，大路边有着一棵高大的樱花树，树根旁祭祀着小小的石雕的地藏菩萨。我记得是在春天的黄昏时分随着外祖母去那里的。这情形也很难断定是在春天的黄昏，还是夏天和秋天的傍晚。然而，我总是把它当做春天黄昏的事来追忆。在我的记忆里，春天黄昏特有的明亮泛白的气氛依然在我和外祖母的四周飘逸。

这些事好像都发生在春天的傍晚时分，我想，使我产生如此印象的景致在实际生活中一定存在。观看马的洗澡，常常是在春天的黄昏；想起要携带供品去参拜地藏菩萨，也往往是在春日迟暮之际。在看马洗澡时，有着春天傍晚那种非常豁朗的恬适；在前去参拜地藏菩萨时，多少又有些明亮的黄昏所特有的冷清。

黄昏时刻的记忆很多，远不止这么两个。总的说来，黄昏这个时光，对于幼小的心灵似乎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。

记得不管是哪个季节，当薄暮笼罩着辽阔的田野时，虽然还是孩童，仍然会感到孤寂。即使在自己家附近一带玩耍得入迷，只要一发觉黄昏到来，就心急火燎地